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美] 史景迁 著

中国纵横

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夏俊霞等 译

Chinese
Roundabout

 上海远东出版社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美] 史景迁 著

中国纵横

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

夏俊霞等 译

Chinese
Roundabout

 上海远东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纵横:一个汉学家的学术探索之旅/(美)史景迁
著;夏俊霞等译.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

(美国史学大师史景迁中国研究系列)

ISBN 7-80661-727-2

I. 中... II. ①史... ②夏... III. 中国-古代史-
研究-明清时代 IV. K248.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7871 号

出版说明

我们正处在一个极速变化的时代，层出不穷和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生事物令我们兴奋和浮躁，以至于常常淡忘了历史。而一个在自己历史文化的长河中沉浸了数千年的民族，一旦梦醒，对外开放，也似乎总是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历史之外的现实与未来。然而历史是无法割断的，无论怎样健忘和忽略，我们都将无法逃避地承接历史的因果。

在西方，有一位著名的汉学家就一直在孜孜以求地努力试图从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寻求现代中国的答案，他就是史景迁，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一位景仰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的汉学家。史景迁治中国历史既遵循了西方汉学研究的传统——注重历史个案的考查，同时又常以宏大的历史叙事来承载其研究的成果，从而使得其作品在为学界关注的同时常常又成为大众的畅销读物。这一点尤为难能可贵。

我们这次引进出版了史景迁的绝大部分作品，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史学界和广大读书界的重视。史景迁对中国历史的许多观点我们未必全都赞同，只是希望借此开阔眼界，促进学术文化

交流。

由于史景迁作品中常常引用大量中外文史料,因而翻译难度较大,我们虽已做了精心的译校,但仍可能挂一漏万,错误难免。为此我们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并向史景迁教授表示歉意。

“这

是一个月色皎洁的夜晚，”加斯帕·达·克鲁兹(Gaspar da Cruz)回忆着 1556 年冬天他在华南地区度过的那段时光，“这晚，我和几个葡萄牙人正坐在寓所外那条河流的岸边，有几个年轻的中国人划船经过，他们跟我们打招呼，还弹奏乐曲。听到音乐，我们几个人都兴奋起来，便派人去请他们靠近一些，好让我们来招待招待他们。那几个健壮的年轻人将船划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接着弹奏，曲调和谐优美。”克鲁兹和他的葡萄牙朋友越听越喜欢，于是邀请年轻人第二天再来，还希望他们再来的时候带几个歌手，年轻人答应了。可是，第二天他们没有来。不过，也许是看出了克鲁兹等人的诚

意,“为了不让我们失望,那几个小伙子在一个早晨的黎明时分又来了,以同样的乐器,为我们弹奏了一首动听的日出之歌。”^①

从其他的记述中我们得知,在等待中国小伙子们的那段时间里,克鲁兹并非什么音乐都听不到。到了广东之后,他入乡随俗学着当地人的习惯买了两只夜莺养起来,一只雌的,一只雄的。克鲁兹每天用裹了蛋黄的米粒喂它们,两只夜莺被分别关在两只鸟笼中,克鲁兹还用布将鸟笼蒙住,让夜莺们彼此“只闻其声,却不见其鸟”。“这样一来,那只雄夜莺一天到晚唱个不停,雌夜莺也是不停地回应”,莺声啾啾、清脆婉转,“将这寂寞清冷的十二月渲染得如同早春四月一般”。^②克鲁兹十分开心。

克鲁兹是多米尼克教派(Dominican)的修士,到广东传教,但成效不大。后来,他返回葡萄牙,一路上走走停停,到达里斯本时正赶上瘟疫蔓延,他投入到了救助病者的行列,但自己却不幸染疾,于1569年病逝。克鲁兹以生命的奉献诠释了他无私的精神,可是他却没能来得及看到自己那些关于中国的回忆得以出版。在那些回忆中,他“详细地描述了有关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的独特之处”。这些有关中国的回忆,分成二十九章,是西方出版的第一本未被删节的详细描述中国的书。

对于像我这样从外部来探究中国的人来说,克鲁兹不仅是一个真正的榜样,而且也是一种激励。虽然他专注传教,恪守修士的习惯,还结交了不少葡萄牙冒险分子,并且中文知识也非常有限,但他从来都没有丢掉他那宽大的胸怀,并一直尽力将自己的回忆写得既精确又全面。对克鲁兹而言,那个个月夜中的音乐、那两只夜莺的啼鸣歌唱,都是村野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虽然这种村野生活有时也可能会变得残酷野蛮,令人费解。明知是不太可能,但克鲁兹还是尝试去找寻那些能够完整地描绘中国但却又非常难以捕捉的东西。正如他在《回忆》的序言中所说

的,他希望“通过这本书里的叙述,帮助大家推测出那些未知的东西”。^③克鲁兹读到过或听说过许多个国家,那些遥远的国度总是“听起来比亲眼所见要好得多”,而中国却“截然相反,亲眼所见的中国比传说中的中国要丰富得多”。^④

我在对中国的研究中时常发现,美中不足的是克鲁兹对某些他所喜爱的事物评价过高,他这种过分的热情有时会导致他在臧否事物时表现出不切实际的折衷;同样,当大家读我这本文集的时候,也一定会感到我对某些事物也表现出了过分的喜爱,甚至是离谱的折衷主义。在前辈先驱的研究中所表现出来的这些弱点,对我来说或许可以当成一种安慰。不单单克鲁兹如此,从西奥非勒斯·西格弗里德·拜尔(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身上,我再一次看到了同样的毛病。拜尔,1694年出生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城,父亲是画家。从中学到大学,拜尔接受过相当正规的拉丁语、希腊语及希伯来语的教育,可在他十九岁的时候,仿佛是突然间中了魔似地开始渴望学习中文。正如后来拜尔在其自传中所写的那样:

1713年,我正在乡下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我完全被一种突如其来的渴望点燃了——我要学中文。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日思夜想——甚至是梦想着——怎么才能钻进那神秘的中文世界中去。我想,如果有朝一日我能在那个领域里取得小小的成就,我就会骄傲地自称是神的子孙、是万王之王。就像是一只怀了孕的母兔,我竭尽所能收集着洞穴中所有能找到的东西,然后把它们编写成类似字典或是解说中国语言文字规则的书籍。^⑤

经过在柯尼斯堡、柏林、圣彼得堡漫长的十七年的艰苦研

究,拜尔最终于 1730 年出版了两卷本的《汉语全书》(*Museum Sinicum*),这是欧洲出版的第一部关于中国语言的书籍。

这部《汉语全书》堪称是拜尔那个大容量的洞穴和他漫长酝酿的结晶。不过,这部书写得并不成功,法国最负盛名的东方研究专家对这部书进行了猛烈批评。读了这些批评之后不久,拜尔就病逝了。但是,不管他自己是否意识到了,拜尔是在努力把自己的书写得既中肯又全面,正像一百六十年以前的克鲁兹一样。在学术研究这条道路上,拜尔所遇到的困难是难以想像的,有时也是难以逾越的。刚开始时,拜尔几乎连一个汉字都不认识,可资利用的就只有一些零散的、不精确的碎片以及一些复制的、很粗糙的汉字。身为新创办的圣彼得堡研究院的院士,他有些特权,当然也有点薪水,可是却几乎连一本参考书都没有。有时,为了解决一些非常简单的语言问题,他得花上几年的时间,靠书信往来的形式寻求答案。

不但如此,拜尔还继承了欧洲汉学家们的传统,总在竭力地寻找一把“钥匙”,或者某种一下子就能揭开汉语神奇面纱的指南大全。所以说,他从一开始就走错了,当然也就注定了以失败告终。但是,正如拜尔在给友人的信中所讲的那样,正是凭借自己渊博的知识(拜尔有点开玩笑的意味),他才“勇敢地肩负起了这副重担。为什么不呢?希腊人之所以能攻下特洛伊,靠的不就是努力吗?忒奥克里托斯*的《乡野》(*Bucolics*)中那个亚历山大的老妇人不是一直在说:‘凡事靠努力’吗?”^⑥

在《汉语全书》长长的序言中,拜尔回顾了自 14 世纪中叶至 16 世纪中叶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的变化。马可·波罗游历中国之后,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以及所有已知商路的中断,“中国

* 古希腊的诗人。——译者注

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遥远了，就像一颗彗星转瞬即逝”；不过，“当中国再次显身的时候，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全新的世界。这里的人民承袭并学习了其先人所留下的准则，他们文明礼貌、举止儒雅，与欧洲人并无二致。”^⑦

遗憾的是，那些勇敢的汉学家前辈以及那些勇敢的传教士，却没有花多少时间和精力去仔细研究汉语。就是这个缺憾，强烈地吸引着拜尔，他打算要弥补这个空白。拜尔以极大的冷静，研读着一大批先驱学人浩繁恢宏的理论学说，这情景看上去就好像拜尔在用那些人的理论来不停地加厚着自己那个大洞穴的墙壁。对于前辈的学说，他觉得应当给予最大的理解和同情。从拜尔的索引中，我们看到他所研读的前辈学者及其汉语方面的理论包括：英国人约翰·韦伯(John Webb)，此人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证明汉语乃世界上第一种语言，因此他认为汉语应当是世界各种语言之“母”；荷兰人伊赛克·沃休斯(Isaac Vossius)，称赞中国的艺术与科学乃世界之最，甚至“表示他宁愿出生在中国而不是欧洲”；法国人菲利普·马松(Philippe Masson)，“证明”汉语其实就是一种古老的希伯来土语，许多《旧约圣经》中的语言谜团都可以从汉语中找到答案。例如，《旧约圣经》上所记载的上帝在旷野用来养活以色列子民的“Manna”，其实就是由汉语的“馒头”(Man-tou)变化而来。“馒头”是一种蒸出来的面食，在中国相当普遍；瑞典学者欧洛斯·路德贝克(Olaus Rudbeck)认为(拜尔说此人是以一种骇人的力量和冗长的语言来阐明自己的观点的)，汉语是与哥特人的语言最接近的一种语言。拜尔认为，尽管上述这些人的理论是“模糊且肤浅的”，有时甚至是“一头雾水”，但还是不应当被轻易地否定或抛弃掉，因为在那些充满激情的研究背后，是前辈学者们的“睿智与一丝不苟的学风”。^⑧

拜尔在公正与判断谬误之间的平衡,在分析安德烈亚斯·米勒(Andreas Müller)的学说时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这位来自波美拉尼亚的怪人宣称自己找到了一个简单而神奇的“秘诀”——一把打开汉语的钥匙,这把钥匙保证学习者不出几天,最多一个月,就可以达到以中文阅读的水平。可是关于这个秘诀的细节,米勒却不肯透露半字。他要价 2 000 塔勒* 出售秘诀,可是却找不到买主。后来米勒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就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研究成果,其中就包括那个神奇的秘诀。在评价米勒的学术成就时,拜尔承认米勒是“贪婪地”“捏造了”各种资料以论证其学说,其实米勒的汉字写得很“差”,他自己在翻译汉语时出现的一些误译,也一再证明那个所谓神奇的秘诀其实“并不灵验”。非但如此,米勒还构建了一套以音阶来诠释汉字声调的理论,“他给我们这样一个印象:似乎中国人从来都不是‘说’话而是‘唱’话,整个国家就像是在一个大聚会上唱歌——四度音、八度音,甚至双八度音,天啊!”虽然有这样严厉的批评,但就像对待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一样,拜尔从来都不轻率摒弃米勒的研究。相反,他认为:米勒一生的学术研究体现了“一种想要弄懂中文的执着和值得尊敬的创造力”。^⑨

关于自己的研究,拜尔只简单地说:“之所以称自己的书是‘全书’,主要是因为这是我想到的第一个书名,而且一时也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题目。”就这部书的价值,他说:“此书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不应当由我而是应当由读者来评判。”^⑩甚至,在 1738 年拜尔读到了法国学者傅尔蒙(Etienne Fourmont)对他的这部书“简直是目空一切的刺耳的”批评之后,在给友人的信中,他仍然表示对傅尔蒙的敬意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降低”,“就算对

* Thaler, 德国旧币。——译者注

方是我的对头甚至是我的敌人,对于真正杰出而精辟的研究,我的敬佩是不变的。”^①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随处都可以找到字典、词典、书目的知识时代,到中国去也不是什么难事,而且我们很容易就能接触到中国的学者,我们的研究真是方便多了。拜尔和克鲁兹都已经成为过往云烟。很显然,拜尔并没有听说过克鲁兹,而拜尔自己在被傅尔蒙说得一文不值之后,很快也被人们遗忘了。两位学者都很快地被研究领域更宽、更有洞察力以及更有便捷出版途径的后来人所超越。可是,我仍然喜欢思考这两个学者,也喜欢读他们冥思苦想后写的那些东西,毕竟又有谁能够躲过被超越的命运呢?所有的研究与著述终将会被证明是很暂时的、不全面的。新的资料不断地涌现,旧的资料也在不断地得以重新诠释和评判,还有那令人无暇他顾的新的研究课题、新的成果更是会把已有成果淘汰出局……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还是让我们记住拜尔的话吧: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疯狂。在我们能做些研究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尽力去研究,也许会遭遇批评,亦或许会得到褒奖,亦或二者兼而有之。但假如我们不去研究、不将这些研究写出来、不将我们的想法告诉给公众,我们的确能藉此保护自己,但这是以一种很消极的方法在保护自己,这是一种不敢追求真知的逃避。

我眼前总会浮现这样一幅图景:很久以前我与父亲带着他的爱犬汤姆在雨中漫步。汤姆为着发现了一个兔穴而狂喜不已,它似乎是发了疯地用爪子刨着兔穴,泥土飞舞着在它身后越堆越高。我站在一边,惊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小狗汪汪的叫声和淅淅沥沥的雨声交织在一起。泥土飞舞,却见不到兔子。也许兔子们早就因为小狗汤姆的狂叫而感到危险的来临,撤退到更深更安全的地方去了。

也许这就是我探究拜尔洞穴的一个翻版。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我挖出了一些泥土。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我写了许许多多关于中国的文章,而呈献给大家的这本书所收录的都是我自认为最有代表意义的,它们最好地反映了我努力以一种公正的、全面的视角去考察中国的意图。这些论文大致可以分成五个方面,即:文化对话、儒学影响、中国社会、中国的革命以及业师介绍。

1991年7月12—13日

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注释:

① C. R. Boxer 主编: *South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3), 145—146.

② 同上,第122页。

③ 同上,第55页。

④ 同上,第56页。

⑤ Knud Lundbaek, T. S. Bayer (1694—1738): *Pioneer Sinologist* (London and Malmö, 1986), 92.

⑥ 同上,第152页。拜尔所援引的这一段话,请参见 A. S. F. Gow 主编并翻译的: *Theocritus*, vol. 1 (Cambridge, 1973), 113.

⑦ Lundbaek, Bayer, 43.

⑧ 同上,第58—60页。

⑨ 同上,第60—68页。

⑩ 同上,第93页。可是在第151页,我们却也发现了拜尔的“自夸”,他称:希望将来某一天自己能获得“汉学之父”的称号。

⑪ 同上,第208页。

目录

第一编 跨文化交流	1
1. 黄嘉略的巴黎岁月	3
2. 门德斯·秉托的旅程	21
3. 利玛窦及其北京之行	36
4. 甘博在中国	56
5. 马尔罗的诱惑	75
6. 西方人看中国	89
第二编 儒家的冲击	109
1. 康熙帝的人生七大阶段	111
2. 明代生活的活力	123
3. 画家和他的圈子	134
4. 天下第一清官的崩溃	150
5. 一种充满活力的学说	159
6. 中国科技的对话	171

7. 做中国人	188
第三编 社会经纬	197
1. 食	199
2. 药	248
3. 税	267
4. 鸦片	278
第四编 民国以来	323
1. 鸡血盟誓与勃朗宁手枪	325
2. 天安门	347
第五编 汉学大师	357
1. 芮沃寿	359
2. 阿瑟·韦利	381
3. 费正清	392
4. 房兆楹	410

跨文化交流

第一编

